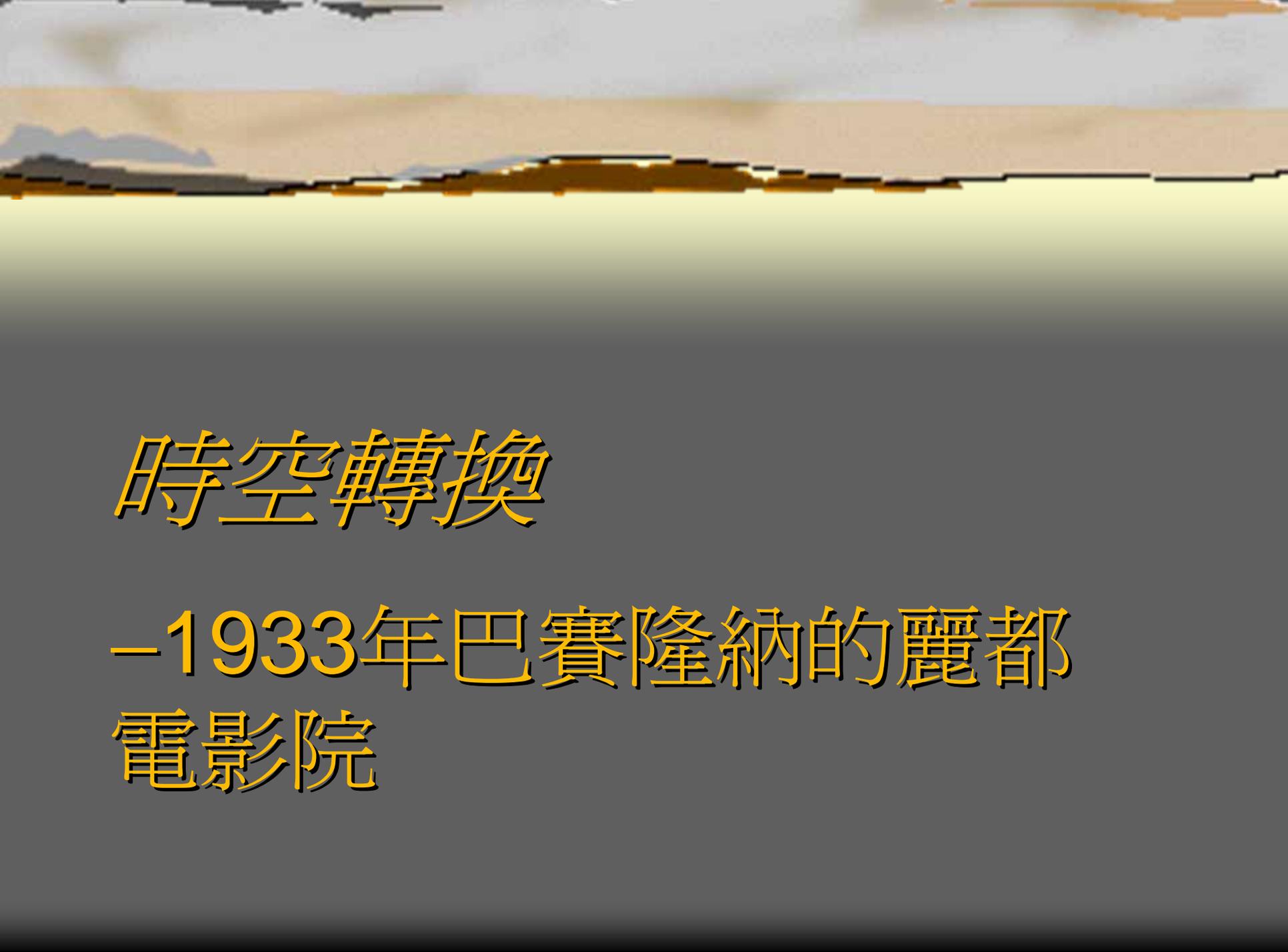


非常達利 Very Dalí

林惠瑛

maite@mail.tku.edu.tw

A landscape photograph showing a bright, glowing horizon line, possibly a sunset or sunrise, with a dark sky above and a dark foreground below.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lower half of the image.

時空轉換

-1933年巴賽隆納的麗都
電影院

1929與布紐爾拍攝的<安達魯之犬電影>，被譽為是超現實主義電影的發端。

「凡是可能以理性解釋的想法和意象就絕對不用」，布紐爾與達利想要藉著這部影片痛快地打擊中產階級的價值。

「向著『安達魯之犬』鼓掌的觀眾是被前衛的批評和『暴露』搞得呆呆楞楞的觀眾，對他們來說，似乎凡是任何新鮮的或奇特的事務，他們都會大鼓其掌，表現出一派高高在上的神氣。這些觀眾並不了解這部影片的道德深度，它是以全然的暴虐和殘酷直指他們…」

1929年10月這部擾亂心理和顛覆文化的全新領域影片，引起異樣的騷動，也使得達利原本就有「搗蛋鬼」的稱號更廣為人知。這對即將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自我推銷藝術家而言，這次的新聞事件自然更具價值。

關於夢...

受佛洛伊德潛意識心理學的影響。佛洛伊德有時把夢視為某種「精神病」。這些互不相關的元素經過自由聯想而連結起來；要是把它們拆開，個個都是密碼，指向夢的潛在思想，作夢的人卻是知而不覺。夢是變了樣的思想、情景的徵象。

如同繪畫想要表達的一樣，
超現實主義電影嘗試詮釋神
祕與內在在世界，將潛意識搬
至螢幕上。

超現時主義給繪畫下的定義：“畫不可見之物、畫夢境和幻覺，畫不同的物、不同的形在夢裡結合”。

繪畫 — 小眾藝術？

對抗當時知識分子及藝術家團體所形成的氣氛。達利創造一種象徵：在一場文化宴饗裡，藝術家就如同一種神聖養分，以滿足大眾無理性的飢餓。

所以他的創作呈現出一種具
開放且有活力的新形式，一
種靈感來自於於科學、新
聞、運動、電影、及音樂的
藝術。



達利與大眾文化的關係

I、與通俗文化相關 的主題

— 流行事物



Teléfono-langosta, 1938
Assemblage. 30 x 15 x 17 cm
Trustees of Edward James Foundation,
West Dean, Reino Unido
[Cat. 16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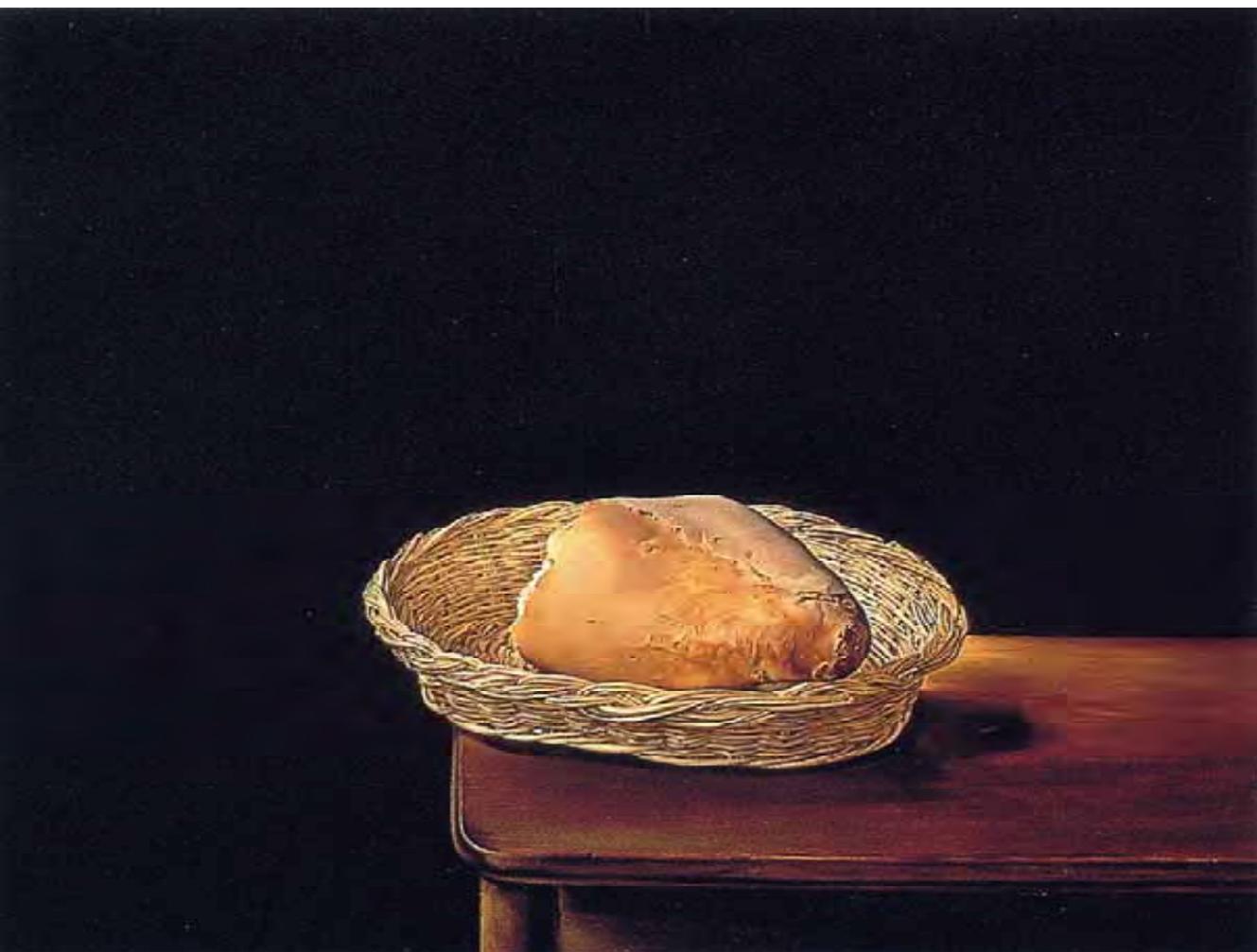


— 達利與「吃」

「人類最富哲理的器官就是嘴。」達利以為人類的生命與文化的推動力，是來自飢餓，這句話也揭示了達利藝術哲理中最深刻的基礎。

在達利的畫中，食物往往和真實的實物相混淆。達利以為最真實的東西就是最好吃的食物；最真實的東西就是最豐美的食品。因此他畫的東西必須是最好吃的東西，最能滿足挑剔老饕的精緻佳餚。

對達利而言，畫畫就是烹調，
看畫就是吃飯。藝術鑑賞能力
的高下，就好像饑餓求食的人
和美食家的區別。



→ 「一塊猛然反對人道主義的麵包，這塊麵包是對理性的、是講究實際世界的一種報復，它是貴族、偏執狂、優雅、陰險、顯著及令人癱瘓的麵包，是我在利加特港那兩個月中，用我腦子中的雙手揉捏出來的。」



- 「即將被吞噬的臉，是為了滿足人類原始的飢餓感，極具魅力。」
- 叉杖：Y表示「分岔的奧秘」。直到死亡時，叉杖都將是生命中死亡與復活的象徵。
- 鬍子：「我的鬍子會很細，透露出帝國主義與極端理性的意味，並且對著天堂翹起來，像是垂直的神祕主義。」



- ➡ 「流口水」
象徵心靈愉
悅的嘴角裂
縫。
- ➡ 「擦口水」
是我沒辦法
解決的一個
道德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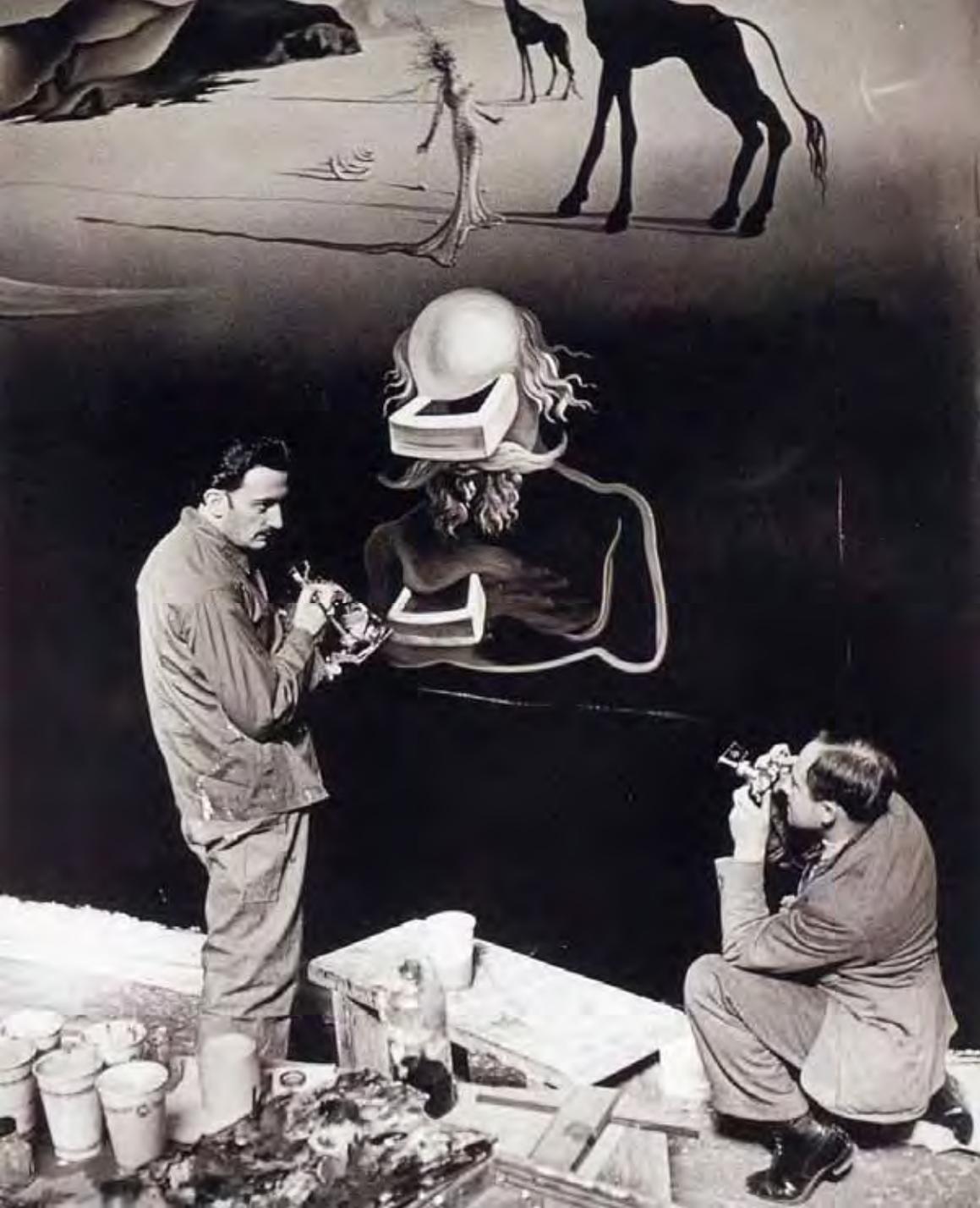
II、改變對傳統繪畫的看法：運用如拼貼、物品、照片、實驗電影、表演等技法。

紐約世界博覽會，1939

如同大型裝置藝術作品：結合
繪畫、室內設計、時尚、照相
及舞蹈。







- 「打開的抽屜就可以把人體的內部一起揭開，包括肉體與靈魂兩者，這些開著的抽屜象徵對潛意識的探索。」









這個迷人的超現實主義展覽館
讓精英藝術與通俗藝術相互游
移。

達利透過繪畫、素描、照相、
廣告、電影等表現手法，成功
的拓展藝術的界線。

III、工業產品的設計 (電影、時尚、廣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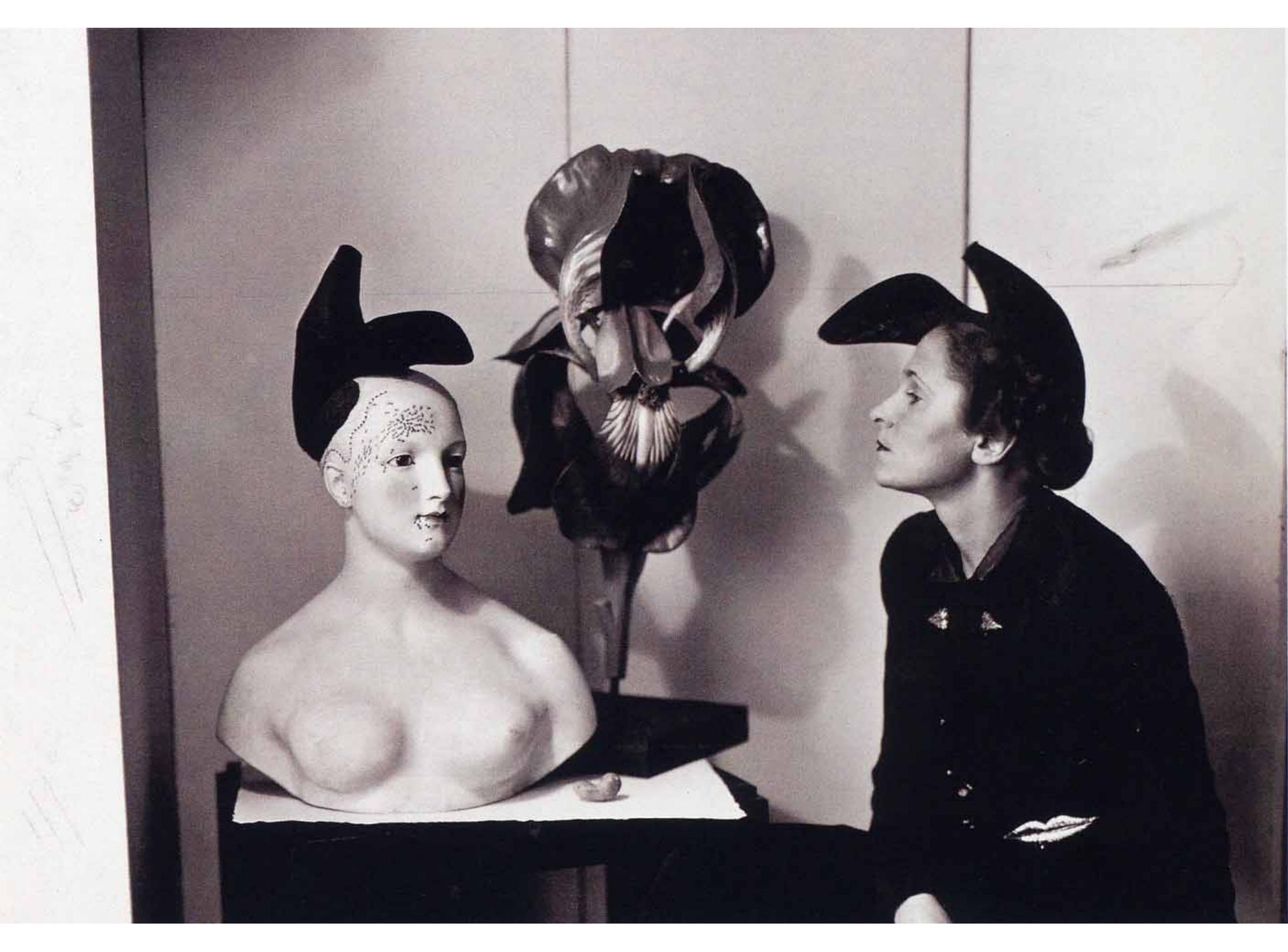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COUP de FEU





結語：

「藝術家是一種真正的疾病。」

「藝術創作是“批判的偏執妄想狂活動”，也是解釋潛意識中夢幻般現實的手法。」

- ⇒ Dalí, S. 著，皇冠編譯組譯〈2001〉：少年達利的祕密日記。台北市，平安文化。
- ⇒ Dalí, S. 著，陳蒼多譯〈2001〉：一個天才的日記。台北縣，新雨。